

政府决策如何借用“外脑”(上)

◆ 王煜

从1989年开始,一年一度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主题都与这座城市不同阶段的发展重心密切相关。二十多年中,历任上海市市长在会议上与来自世界各国知名企业家展开“头脑风暴”,为上海的发展出谋划策。

市长咨询会初创时,上海经济刚刚起步,改革开放和浦东开发都还未正式启动;而今,上海各个领域日新月异。市长的“咨询话题”年年不同,一届又一届的市长咨询会助推了城市的发展,见证了申城飞速和精彩的变化。

改革开放的号角

“何以解忧,惟有改革”。这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在上海市干部传达会议上的讲话。如何改革,不仅要自己摸索,也要善于听取他人的意见建议。

上世纪80年代末,面临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和国内市场竞争的双重挑战,上海在经济实力有了很大增强,开始谋划建设世界级城市的背景下,还面临着体制改革过程中所带来的困扰。着眼于上海的未来发展,朱镕基认识到进一步发展外向型经济是上海经济发展的重要出路,上海的发展不仅需要依靠自身的力量,也需要世界各国的帮助。

基于这个思考,1988年,他接受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执行董事、中国国际投资咨询公司董事长经叔平“邀请国际上著名的企业家担任市长顾问”的建议,决定创建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

在获得国务院领导同意后,经上海市外国投资工作委员会与美

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上个月在沪举行。政府决策善用“外脑”,是上海快速发展的一条重要经验。这条经验被国内其他地区借鉴,成为执政者的有效帮助。

国安达信公司亚太地区主管合伙人麦克米伦先生半年多的共同筹备,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于1989年10月9日在上海西郊宾馆进行了首次会议。会议商定此后每年召开一次咨询会议,针对上海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为上海市市长提供咨询和建议。

为开好第一次会议,朱镕基出面邀请了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等10个国家的18位世界知名企业家,并特别邀请当时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担任会议主席。

朱镕基在那次会议上透露,开发开放浦东的计划已得到中央领导的批准,希望与会成员就此展开探讨。与会成员们认为,要加快浦东的开发和加速产业结构调整,需要金融业的有力支持,因此,建议上海进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金融业,并就金融业问题组织一次国际研讨会。

会后,上海市政府采纳了该建议:10月15日,上海金融国际研讨会举行。会议加深了国际金融界对上海的了解,增进了两者的合作。12月2日,身兼书记和市长两职的朱镕基明确要求加快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筹备。



朱镕基和格林伯格此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后来,朱镕基担任国务院总理,为中国加入WTO多方奔走之时,格林伯格四处发表演讲,倡议美国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并多次敦促美国政府尽快完成与中国的人世谈判。

朱镕基在上海执政三年时间,这座城市在他的带领下,迎来追赶珠三角、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三年;开发开放浦东的举措更是影响深远,令上海再度成为全国经济增长的龙头。

如今的陆家嘴金融城有88幢税收“亿元楼”,可在开发开放之初,陆家嘴鲜有人问津,直到1993年,浦东在全国率先尝试“土地实转、资金空转”的土地开发模式,才激活这片沉睡的土地。

这一年的11月8日,第5次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在纽约召开,这是迄今为止,咨询会议唯一一次在国外举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黄菊在会上表示:实现上海的长远目标,需要上海人民长期不懈的努力,也离不开世界各地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的互补和交流。开放的上海正以前所未有的热忱迎接与世界各地进一步增进合作。

除黄菊等上海市领导及会议成

■ 11月,第二十八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在世博中心举行,本次会议以“互联网时代的上海可持续发展”为主题,聚焦互联网助力上海

员外,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李肇星,美中贸易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前行长、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前主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主席等也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咨询会议上,上海市府领导一一介绍了外国投资者所关心的问题,包括人民币汇率比价、银行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企业人力资源短缺、原材料价格偏高、社会稳定、交通拥堵、在沪外国人子女教育及成立外商商会组织等,不仅描述了现状,也提出了解决措施,这为之后上海的对外招商引资工作铺平了道路。上海港和纽约-新泽西港于当年11月9日正式结为姐妹港,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成果。

1994年11月6日,第6次上海市市长咨询会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上海的城市发展和人才资源开发。黄菊做了“上海——新的国际经济中心和人才资源高地”的发言,阐述了上海城市发展的战略举措和构筑人才资源高地的设想。这也是贯穿上海“九五”期间人事人才工作全过程的战略命题。

助推上海世博会

1999年2月12日,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徐匡迪在上海市外经贸委

呈报的《世界各城市申办2010年世界综合性博览会的情况》上批示:“上海可结合浦东博览中心的建成,争取承办2010年世博会。”上海市委对这个意见表示赞同。5月31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第34次常务会议作出决定:申办2010年世博会,并成立上海市2010年世博会申办工作筹备小组。2002年12月,经国际展览局大会投票表决,中国获得2010年世博会举办权。

“上海这座国际化大都市让申博具有底气。在申博之前,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每次都很有成功,这是上海最大的国际活动。可以说,历届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的举办,为申博成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时任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兼外经贸委主任、上海市申博工作领导小组秘书长的朱晓明曾这样回顾。

市长咨询会既是上海成功举办世博会的基础,也为成功举办世博会贡献了重要力量。2003年11月2日,第15次市长咨询会议主题为“如何举办一次最精彩、最成功、最难忘的世博会”。会议举办之际,上海世博局、世博公司等实体正式挂牌,世博会筹备工作进入实质性启动。面向2010年世博会,与会成员就上海世博会的主题演绎、招展和游客吸引、投融资计划、场馆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建议。

在2010上海世博会闭幕时,国际展览局秘书长洛塞泰斯评价:上海世博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纪录,也为世博事业树立了一个又一个新标杆,在世界各国人民之间架起友谊的桥梁,给全人类留下了宝贵财富。

杂技好男儿程海宝

陆林森



什么是“一对一”教学模式?

程海宝是这样解释的:上海马戏学校所说的“全面发展”,是指致力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增强他们的就业能力。“一对一”,是在基本功扎实的基础上,充分挖掘学生的专业能力,当学生完成基本功训练并达到节目的教学大纲要求,指导老师根据学生特点,为其“量身定制”一个主节目,同时根据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发展多个节目,这就是我们的“一对一”教学模式。我们对教师的教学模式不做硬性规定,鼓励专业教师大胆创新,学校既有普及型的基本功教学,也有尊重个性发展的节目教学;既有“一对一”的个别教学,也有“点对点”的班级教学;既有短期培训,也有长期委培。学校为青海队培19名学员,毕业公演时,上演了12个节目,人人都是多面手,撑起了整台晚会。最多的一个学员,同时承担五个节目演出。2010年,19名学员从学校毕业至今,一直活跃在青海省的杂技舞台,成为了深受欢迎的复合型人才。他们的基本功扎实,一专多能。

《单人艺术造型》是“一对一”教学的一个典型例子。按照节目要求和表演者的身体素质条件,指导老师专门打造了一套训练计划,其中既有动作技巧训练的内容,也有增强艺术表现力的舞蹈课程,素质还包括修身材线条的饮食安排。严谨的教学计划,辅之以科学的瞬间安排,以及指导老师“一对一”式的“盯人”教学。2006年,节目参加第22届意大利罗马金色马戏节获得金奖,参加第18届“初登舞台”国际马戏节获金K奖。赛后,应邀赴美,与美方合作演出九个月,回国后根据赛场、市场反馈的信息,学校斥资对节目进行二度创作,继续冲击国内外赛场。2008年,节目参加金菊奖第二届国际杂技比赛获金奖,参加俄罗斯“晓梦玛”第二届国际青少年杂技比赛获金奖,参加第10届意大利拉蒂纳国际马戏节获金奖。节目表演者蔡勇也成长为新一代杂技人才的优秀代表,毕业后一直活跃在杂技舞台,成为上海杂技团的骨干演员,在《时空之旅》《境界》等海派剧目中担任重要角色。

12.“民族魂”大旗

“丧事的经费,救国会承担!”三句话不离本行,章乃器对沈钧儒说。“我们的经费本来就紧,如何筹措?”王造时颇有些担心。

“经费的事,能够解决。”章乃器很自信。救国会领袖们一致认为:鲁迅先生的葬礼以上海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名义主办,接受胡愈之建议通过葬礼发动一次民众示威,把抗日救国运动推向高潮。

鲁迅葬礼由救国会主办的消息传到瓦窑堡,中共中央及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转交了给许广平的唁电:“鲁迅先生在无论如何艰苦的环境中,永远与人民大众一起与人民的敌人作战,他永远站在前进的一边,永远站在革命的一边。他唤起了无数的人们走上革命的大道,他扶助着青年们使他们成为像他一样的革命战士,他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立下了超人一等的功绩。”

如何将丧事变成一场群众救亡运动,救国会的领导们心里没有谱,但是他们有丰富的经验,经验使他们自信。他们拟出初步方案,鲁迅遗体安放在万国殡仪馆,民众瞻仰遗容三天,各救国会和民众送的挽联在出葬时作为仪仗,安葬时起灵、下葬由各界人士包括国外友人抬棺。甚至连悼歌他们也考虑到了,可惜谱曲是来不及了,参加葬礼的民众也来不及练唱,因此准备采用《打回老家去》的曲调重填新词作为悼歌。

鲁迅晚年的战友胡风主张以一个伟大革命作家的身份安排鲁迅的葬礼,政治影响会更大更好。他认为,让救国会的领导们出面,不一定收到良好的效果,他们在民众中的威望还不高。

各界救国理事会邀请胡风等一些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作家举行会议,会上沈钧儒介绍了鲁迅葬礼的活动方案,征询意见。当说到抬灵柩时,胡风激动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先生的棺槨应该由文艺界来抬,而不是其他什么人。先生具有国际主义者的风范,不是民族主义者,他生前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章乃器站起身慷慨陈词:“鲁迅先生不

仅是一个伟大的文豪,他超越了任何界别,说出了被压迫大众所要说的话,指出了大众应该走的路。他属于世界被压迫大众,更属于中华民族。失去了他的民族性,国际主义不过是空谈而已。在国难当头的今天,先生精神应该归结为民族幸存。”

四周一片掌声,胡风噌地站起身,欲继续与章乃器争辩,他敢于直抒自己的心臆,对什么问题总想辩个究竟。沈钧儒微笑地提出了折衷的方法:“起灵时文艺界抬棺槨,到公墓安葬时由各界人士来抬。”

最后问题集中到鲁迅棺木上将覆盖怎样的旗帜。国民党大员死后,用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棺材以示国葬。鲁迅棺槨上用国民党旗帜显然不合适,空白的旗帜失去了覆盖的意义,旗帜上写一些什么呢?一时困扰了人们。

胡子婴沉思起来,先生一生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无愧中华民族杰出的代表,民族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全面的体现。“民族魂!”她旁若无人地喊出了这三个字。

沈钧儒操着一口吴语,缓慢地说:“好。周先生得不到什么国葬,但可举行一个民族的葬礼,他地下有灵会高兴的。”

纸、砚、笔是现成的,沈钧儒伏案而书,写下“民族魂”三个酣墨淋漓的大字。

一面白缎作底、黑丝绒做成的“民族魂”大旗诞生了。当天的人们站在复制的旗帜下仰视它时,心中依然会激起荡气回肠的波澜。建国后,鲁迅墓从万国公墓迁入虹口公园,墓工们打开墓穴时,白缎“民族魂”的大旗随着岁月的消逝,腐烂化成碎片。岁月何止磨损人们的记忆,万物皆在老化之列,不死的唯有坚强不息的精神,代代相传,浸润在民族的血液中,无法抹去。

鲁迅的遗体安卧在万国殡仪馆的大厅里,由内山完造找来日本医药人员给遗体注射了防腐剂。遗体经过精心化妆,似乎显得年轻了许多,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且有光泽,头下搁一只白色枕头,脸色安详,好像睡着的样子。遗体换上了长袍马褂,这一装束似乎不一定符合死者生前对服饰的要求。

长河秋歌七君子

潘大明

